

看母亲端碗时的端庄和享受

李银昭



是春天还是秋天,记不得了,总之,那是一个宽宽松松的时节,不热也不冷,只记得是个周末,因为只有周末我们才会有时间去那个寺庙。寺庙在城北,记得是儿子还抱在怀里的时候我去过那里。现在儿子去了美国,儿子已经开始抱他自己的孩子了。可想,那个寺庙对我来说怎么都是一件算得上遥远的事。

母亲说想出去走走,意思是想我陪她去个什么地方。一下我就想到了昭觉寺,就是刚才说的城北的那个寺庙。记忆里,连这次,我是第二次去那里。第一次是母亲带我去的,那时儿子刚出生不久,母亲带我们去昭觉寺请当时的主持清定大师摸顶。那天人很多,排了几公里长,好在母亲凌晨两点就带着我们上路。大师的手在我 and 儿子的头上摸,软绵绵的手贴在额头上,至今想起来都还觉得绵柔有温度。

说是缘也可以,说是命也可以,有些事从开始到结尾好像都有一种安排。这次去昭觉寺,是我开着车陪母亲去的,以前是她带着我们。那时的母亲没这么大的年岁,走起路来听得见脚步声。现在可不一样了。母亲进了山门,从弥勒、观音、韦陀到释迦牟尼,一个一个地拜见。点香、敬蜡、作揖到随喜功德,一件事一件事地虔诚。我一直陪伴在母亲前后,细心地观察着母亲的每一个举动。我们母子缘分一生,这么多年,这样细心的关注和陪伴母亲,在我的印象里,还是第一次。岁月催老了母亲的容颜,瘦小了她的身材。一个长大了的儿子,陪着个头愈发矮小的母亲,慈心柔情一下涌上我的心头。

在昭觉寺里,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陪母亲到饭堂吃斋。母亲吃素已经很多年了,母亲吃的是花素,先是初一、十五吃素,素的天数后来越来越多,几乎现在快全素了。去斋堂的路上,过一个回廊,回廊窄且长,来往的人多,母亲总靠边走。有人的地方母亲靠边走,没人的地方母亲仍是靠边走,如果遇上几人一起说着话走过来,母亲就会早早地更靠边,停下来,让那些人先走。母亲这是在让路。让路,是山道上,水路上的乡下人才有的习惯。在我的生活里,让路已经成了一个久违的词,一个久违了的礼数。母亲突然把这一遗落在山道上,消逝在水路上的礼数带到了昭觉寺的回廊里。

回廊的尽头,有一幅字,挂在墙壁上,是白纸黑字加了框的那种,字幅不算大,但很显眼,来去的人都能看见。字的内容是:“吾有三件宝:一曰勤,二曰俭,三曰不敢为天下先”。字写得不草,是行书,过目能认得,写字的人还把名字留在了落款处,好像还是位有名的人。但这幅字里面的话,那“三件宝”,是哪朝哪代哪位先人说的,就不知道了。总之,既来不急琢磨那字,也来不及琢磨那“三件宝”,跟在母亲身后,出了回廊,一起就到了斋堂。

斋堂人已不多,快过吃斋的时间了。母亲找地方坐下,我去取斋。一碗米饭一碗煮厚皮菜,一人一份。尽管饿了,我咽下去却慢。母亲在我的对面,端端庄庄坐着,左手端碗,拇指扣在碗沿上,另外四指扣着碗底,左手肘支在桌上,形成一个v字形。母亲右手持筷子,沾了菜,不直接送嘴里,而是轻放在碗里,也不是随便轻放在碗里,而是小心地轻放在方便吃进嘴里的碗边。母亲将菜放在碗边,不会马上吃,将菜和米饭拌一下,小心地送进嘴,小心地咀嚼,满足地品咂着米和菜的味道。盛着米饭的碗,一直被母亲尊重地端着。

小时候,在农家小屋里,母亲说,人的一生是从吃饭开始的。她说,看一个人将来有没有出息,有没有造化,看一个人的吃相就知道了。所以母亲常教她的儿女们,坐要有个坐相,吃要有个吃相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走遍南北,似乎还觉得自己混出了点小出息,但与对端面端庄庄坐着的母亲相比,论做人,恍然觉得,儿子还差母亲很远。

碗里最后一粒米被母亲送进嘴里,母亲才小心地将碗轻放在桌上,又将盛菜的碗重叠上去,再小心地将筷子横在碗上。一张小纸巾,母亲用它小心地擦嘴,小心地擦手,再小心地轻沾桌上的点滴汤水。一张小纸巾,用过这么多地方,母亲才小心地将纸巾放在桌上的纸兜里。

昭觉寺,后来我常去,有时陪母亲,有时一个人。陪母亲的时候,就像重读一本暖心的文章一样,重温母亲举止里的恰到好处。一个人的时候,我就很感谢,很感动。感谢母亲那天突然说想出去走走,感谢我那天没别的杂务,才有机会安心地陪在母亲身边,用心地看母亲走路,看母亲伸手取香,看母亲与迎面走来的人点头让路打招呼,看母亲对一粒米、一片菜的珍爱,看母亲端着碗时的享受和端庄。感谢之后,是感动,是一个儿子在母亲用无声的言行,教会他应有的生命姿态之后,油然而生的感动。原来,先人们说的那些话,是挂在昭觉寺回廊尽头的墙壁上的,而我的母亲,也许她并不认得那幅名人留下的字,更不懂得那字里“三件宝”的人生道理和处事哲学,但母亲,她却把先人们说的话里的精髓,无声地融进了她的血液里,融进了她的生命里,再通过她无语的行走和端庄,传教给了她身后的儿孙们。

晚风将一些事物高悬

徐天亮

晚风将一些事物高悬
我困在梦里深一脚浅一脚捡拾泥泞
父亲日夜奋战在排涝和饥饿一线
母亲背起我贫血的童年求医呼号跌跌撞撞
啃嚼乡村的黄土我就着父亲明灭的烟火熬着母亲守护的油灯
怀揣中榜通知放飞梦想远离家乡
十年白衣跋涉贫瘠的村落驻足枯瘦的病床
八年文秘日夜伏案秃笔在经纬地文字中低吟浅唱
也曾陪风烛残年的信访户唠嗑拉呱
忘不了大漠孤烟三年援疆天山哨岗
忘不了背井离乡满目沧桑奋战在兵团营房
一年房管两年市政四年人防
十二年搅拌水泥捆扎钢筋如铆钉嵌在楼宇似沥青抱紧桥梁
且任如烟过往静默高悬
围炉沽酒听潇潇暮雨拨剑狂歌
今夜,应有一场漫天风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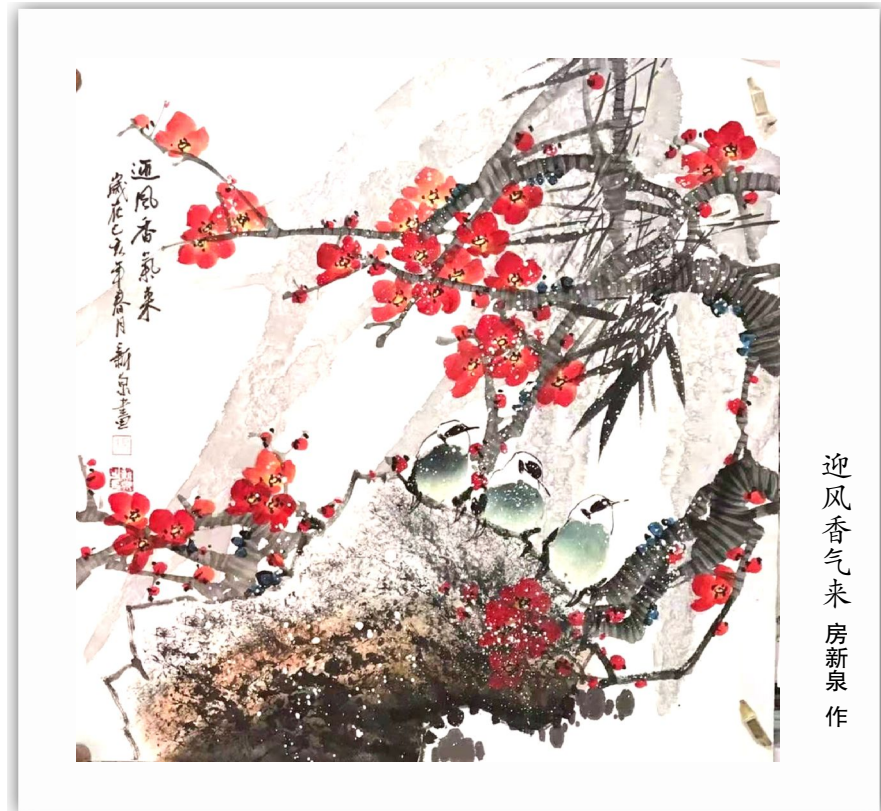
在小城,稍有些年岁的人都不会忘记文渠,不会忘记文渠的丰润,不会忘记文渠与我们生活的息息相关。

当年的文渠是多么的可爱。蓝凌凌的水,清凌凌的波,依依垂柳如那长长的发丝,东弯西转正如那柔美修长的曲线,岸边芳草青青,疏疏密密,柳树、槐树、桃树,月季花、鸡冠花、迎春花、栀子花。每到春夏,满眼的青枝绿叶,满眼的花红朵粉,把安静的文渠打扮得像一位新娘,生动活泼,楚楚动人。青石、麻石,还有木条铺成的一个又一个小小码头,从早到晚,欢声笑语。女人们在那里淘米洗菜,洗衣刷鞋,男人们则用木桶一担一担地挑水回家,储在陶制水缸中,吃用分开。

在从前漫长的日子里,文渠就缓缓地流动在小城人的身边。春夏交替,冬暑更叠,始终用她那乳汁般的清冽甘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小城儿女,永远那么平静又平淡,与奇迹保持着距离。

文渠,是小城的窗景,是墙上的年画,是我们生活的必需,不论白天还是黑夜,人们都能听到她的呼吸,能呼吸到她散发出来的芬芳气息。

水清船快,一对母子相依而坐,船工打着拍子哼着小调,行进在炊烟袅袅青砖黛瓦间的文渠上。在画家笔下,小城的



迎春香气来
房新泉作

玉柱和玉峰是亲兄弟,玉柱住后边,玉峰住前边。几年前,玉柱说弟弟玉峰占他家宅地,玉峰却说是哥哥占他家宅地。为这事兄弟俩争吵多回,有一次还大打出手。后来玉柱就在界址之间插了道篱笆,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。为这事,娘不知流过多少泪。

几年一过,娘老了,腿脚不灵活,随两个儿子过,一家一个月轮流。

玉柱和玉峰两家之间本几步远,可因插了篱笆,这家到那家必须绕道很远,从大路上过。

玉柱家两个女儿,两个女儿不寂寞,常在院子里打闹嬉戏。玉峰家一个男孩,没人玩就常扒在篱笆墙上探头探脑看。有时也跟着在那边“咯咯”笑。那边的姐妹就招手,让他过来。他就没了笑容,吓得直摇头。

玉柱从外边回来看见,心里一阵痛,懊悔当初不该插上那道墙。玉柱想说什么,



致敬文渠

宋舜同

文渠,小城的风情,小城的景致,从小城走出去的俊朗少年,构成了一幅极富小城特色的风情画,让小城生动起来,也让小城走得很远很远。

文渠,是小城原模原样保存最好最古老的历史记忆。河街交错,水陆相邻。世俗的生活在这里弥漫,家家户户沿水而居拥水而息,过着平淡的日子。每当日出东方或夕阳西下,有的在晨练,有的在烧饭,有的在洗衣,有的在看报,也有老人在下棋,小孩子在读书。生活的琐碎就这样一览无余地沿着河水次第展开,沿着弯弯曲曲的文渠呈现了一幅世俗生活的生动长卷。

曲里拐弯的文渠上,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那么多的桥。草桥、白虎桥、仓桥、真武桥、高公桥、称娘桥,不论是木造的石制的,还是砖砌的,都是那么古典那么

优雅,远看一片景,近看一幅画,细读一首诗。念叨这一个又一个桥名,都让人心生涟漪,让沉睡了千年的府志县志,飘散出人物和故事的清香。

那时,放学后,我常常丢下书包,就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,来到文渠边,看着河边景,想着河边事,更多的时候是偷偷解开挑淤泥的小木船,顺水而下,一百米一千米,回家时天已麻黑,常常少不了父母的一顿打。

文渠几乎与小城伴生伴长。这样算来。她已经一千多岁了。文渠老了,真的老了。一千多岁的文渠有些憔悴,有些邈邈。人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中。她可是小城人的生命源泉,养育了小城一代又一代天地俊杰。吴承恩、关天培、刘鹗、周恩来、罗振玉都是喝文渠水长大的,也都是从文渠上的小船走出城门,走向世界。小

致在路上的你

谢国丽

早上出门打车,我刚发出打车申请,立马就有司机接单,显示3分钟内到。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小区门口,左顾右盼等了近十分钟,不见车到,但见手机上不停的显示:司机已距你2公里,司机已距你3公里,打电话过去问,小哥说,快了,快到了呀,挂了电话。

又等了10分钟,车未到,手机上依旧显示着,司机已距你2公里,司机已距你3公里……这次没等打电话过去,小哥打电话来说:抱歉哈,您这路况,我实在在不熟,已绕了三圈,这会又绕到了实小附近,满是送孩子的,一时还过不去哦!

看看时间,离上班打卡时间已很近了,想想再怎么赶也赶不上了,于是我好言安慰小哥,别急,我就在实小附近,离你也不远,你按导航走,要注意安全啊。就这样又等了近十分钟,小哥总算赶到。上了车,小哥一时

也不知和我说什么,一个劲说抱歉哈。今天会不会让您上班迟到啊,我如实说,已经迟到了,好在也上车了,你安心开车就是了。一路上,问了对小哥,你是专职吗?小哥说,不是,只是跑上午半天,每天早上5点半出门,下午还会去从事另外一份工作。另外晚上回家时,还会再跑上两小时。又问小哥,今天接这单,你没留意路况对不对?小哥说,我才上路第5天,您这里我从来没来过。

快到公司门口了,小哥说,好抱歉哈,今天让您迟到了,您看这样好吗?您现在也有我手机号码了,哪天我免费载你一程!

下车,和小哥道别。说,不用了,谢谢啊,然后,在手机上认认真真的给小哥点了五星好评——

我真的觉得:这世界上,每一位努力又诚恳的人,都值得被尊敬。祝每一位在路上的你:一切安好!



玉柱忙不迭地回敬,玉峰你也早。

第二天,一阵“呜呜”电锯声,玉峰把篱笆前他家几棵大叶杨全放倒了。玉柱门前一片光亮。

洗手

★小小说★

白来勤

手。

“姜还是老的辣,还是你老兄厉害,工作做得天衣无缝!”廉局长一手拉着裤子上的拉链,一手对谭主任竖起了大拇指。

“哪里哪里,还是领导英明,指导有方!”谭主任满脸堆笑,点头哈腰。

“不过眼下还有个问题,就是双节来临,大家的福利就那200元是不是太寒碜了?怎么也该搞个千儿八百的,别让人家小瞧了咱们局……”廉局长若有所思。

“没事儿,上周咱不刚刚举办了一场全市的清廉文化建设论坛吗?”谭主任向廉局长努了努嘴。

“那和这有什么关系?噢,讲清廉文化了,大家就不过节了?元旦、春节让大家喝点西北风去?咱可以不接受下属单位、服务对象的馈赠,自己想办法给大家搞一点儿福利,也

是人之情嘛。”廉局长有些不说。

“您理解错了领导!我是说咱们清廉文化建设论坛的票还没有报,是不是将大家双节的福利费用加到这个论坛资料印刷费里面……呵呵,神不知鬼不觉地……不就多点儿小税嘛?”谭主任用形体语言辅助表达着自己的意思。

“高,真是高家庄的高!”万万没想到背后传来阎组长的声音:“太让我长见识了,这么干净的洗手间里,你们居然可以谈论出廉洁的话题!这里虽是清水,净手洗不脏,但脏手却很难洗净啊!要不是刚才将一件东西落在这儿还真得不到这样鲜活的材料。”

廉、谭两人面面相觑,只见阎组长的白色手机就在洗手间乳白色的洗手台上,不仔细瞧,一般人还真难发现。



刘智辉书